

后宫

君恩如水向东流
得宠忧移失宠愁

如懿传



流潋紫 著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订
版



后宫

君恩如水向东流
得宠忧移失宠愁

如懿传

贰

流潋紫 著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订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如懿传 .2/ 流潋紫著 .—修订本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632-2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613 号

策划编辑 胡玉萍
责任编辑 涂浚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 × 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32-2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95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当我终于明白，

人世间的男欢女爱、荣华权势终究不过浮华浪荡一场，
生命的最末，

到底是无尘无埃的明镜台时，
我的人生，已经完结了。



作者简介

流潋紫，本名吴雪岚。浙江湖州人，198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5年末开始从事业余写作，陆续在各大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自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后宫·甄嬛传》，同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新丽文库

NEW CLASSIC LITERATURE

/ 胡玉萍 /
ANAN studio

手绘插图：钱 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第一章	春情	001	第十七章	相慰	204
第二章	三雕(上)	015	第十八章	蛇祸	215
第三章	三雕(下)	027	第十九章	暗涌	227
第四章	惊蛰	041	第二十章	玉镯	239
第五章	伏变	054	第二十一章	重阳	251
第六章	前事	069	第二十二章	火焚	261
第七章	无路	081	第二十三章	双毒	272
第八章	冷苑(上)	093	第二十四章	复生	283
第九章	冷苑(中)	105	第二十五章	媚妃	295
第十章	冷苑(下)	117	第二十六章	恩宠(上)	305
第十一章	幽居	128	第二十七章	恩宠(下)	318
第十二章	空谷(上)	141	第二十八章	事破	329
第十三章	空谷(下)	152	第二十九章	鞭刑	343
第十四章	旧爱	165	第三十章	情心	354
第十五章	端慧	177			
第十六章	婉婉	190			

如懿禁足的日子，便是从这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明午后开始的。朱红色的阔大宫门“吱呀”一声从身后紧紧合上，便是锁链重重锁住的声音。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再打开会是什么时候。延禧宫的宫人们慌得眼泪都下来了，忙不迭地跪了一地，却不知该对着谁去跪。海兰在后殿亦被惊动了，惊慌失措地奔过来道：“姐姐，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把延禧宫的大门锁起来？”

如懿站在庭院中，缓步拾级而上，阳光透过落尽了翠叶的光洁树枝斑驳地筛了满地。那样清冷的日光从天空倾泻而下，抬头望时，能看到九重宫阙的琉璃碧瓦在日色下闪耀起冰雪一样洁白的光芒。

如懿轻声说：“你别怕，是我自己不想出入延禧宫。角门是皇上特为你和永璜留的。这些日子烦你多带着永璜，别让他担心。”

海兰眼底含了稀薄的泪花，不安道：“姐姐，才安静了这些时候，咱们的日子就这么难过么？”

如懿望着远处宫阙重重，琉璃瓦上浮光万丈，神色平静得如阳光照耀下的冰雪：“有时候不出去不一定是坏事。”

禁足的时光幽寂而难耐，隔绝了出入，每日所能见的，不过是一方四四方方的小小蓝天。如懿用来打发时光的，不过是让蕊心和阿箬把库房里的各

色丝线都选出来一一整理。

这是十分费工夫的一件事，每种丝线分门别类，浸在拧了各色鲜花汁子的滚水里煮过。玫瑰花汁配玫瑰红，杜鹃花汁配杜鹃红，芙蓉花汁配芙蓉粉，飞燕花汁煮久了是淡淡的明蓝，栀子花汁配了淡淡杏黄的白色，香蜂花汁兑了薄荷配蓝紫色，一一都是费尽了心思的。连黄色的要绣作花蕊的丝线，也一一用柠草汁子和番红花汁一起煮过，带了清新之气。而绿色呢，更是麻烦，配着藿香、杜衡、薜荔、茵桂、迷迭香、百里香、山桃草等香草，煮成芬芳的秾翠明艳。

海兰来看她时不免长吁短叹：“姐姐还有心思做这些事，妹妹这些天出去，整日里见王钦在追查那些散布流言的奴才，一个一个都吐了口儿，说是从延禧宫这里听来的。再这样下去，恐怕皇上不只是禁足，而且要对延禧宫上下一一用刑审问了。”

如懿笑吟吟递了一把松石绿的丝线给她：“你细闻闻这个，我放了芳芷、木根、兰茵这三种香草，是不是别有一种草木清香，好像春天已经来了？”

海兰无奈接过，却并不如如懿所言去轻嗅其味，愁容满面道：“姐姐是盼着春天来，妹妹却看着好像这冬天过也过不完似的。”她忧心忡忡，“一旦坐实了流言为姐姐所传播，损害皇室声誉，该如何是好？”

如懿这才抬首道：“王钦找了多少人了？”

“总有十来个了吧。”

如懿轻轻一笑若淡淡的云影：“十来个人，要置我于死地也够了。可是你猜猜，若要置王钦于死地，几个人才够？”

海兰眼底浮起深深的疑惑：“姐姐的意思是……”

如懿看了看窗外浓墨般的天色：“我能有什么意思？对了，这些日子都是谁陪着皇上？”海兰道：“宫中流言纷扰，皇上也很少召见皇后，多半是嘉贵人和慧贵妃伴驾吧。如今仪贵人遇喜，宫中妃嫔倒也常去探望仪贵人，听说慧贵妃也去得很勤快呢。”

如懿道：“宫中的嬷嬷们每常说，坐胎药喝下去，也得多沾沾遇喜之身的

孕气才好呢。慧贵妃盼子心切，一定会去的。”

晞月当然是盼子心切，不过自己肚中没有动静，出落得越来越端正的永璜，才是她眼下最盼之子。自从玫贵人的龙胎夭折，晞月大为快意。虽然为仪贵人接着有子而感伤，但那感伤不过几日便也淡了。晞月与仪贵人说不上交好，但也不恶。仪贵人很会看眼色，平时对晞月也颇为趋奉。仪贵人黄氏本是皇后的侍女出身，皇后为福晋时有孕不能侍奉皇帝，便亲自提拔了黄氏为通房之婢，侍奉皇帝枕席。皇帝感念皇后贤惠大度，登基后也封为贵人，却不甚宠爱，只实在无人时，才想起她来。侍婢就是侍婢，哪怕真生出个贵子来，也会受生母的身份所累，未必就得皇帝宠爱了。

所以仪贵人遇喜，羡慕归羡慕，心酸归心酸，晞月的日子也一样地过。若说宫里有什么人最让晞月厌恶，那也就是嫔妃如懿和玫贵人蕊姬。一个是争风吃醋的旧怨，一个是轻狂犯上的新恨。偏偏内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这更让晞月厌烦。唯有经过延禧宫时，她才觉得备感快意：一个失了贵子禁闭雨花阁，一个因贵子的流言禁足延禧宫。两人都困坐愁城，晞月最是解恨，巴不得如懿永不出来，永璜迟早都能成为自己的儿子。

这一急，晞月想着自己的请求皇帝与皇后都无立刻允准的意思，不如让永璜回心转意跟着自己，那谁也不能阻拦了。于是晞月便在永璜下学时等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翘首盼望。永璜正如如懿自请禁足之事闷闷不乐，小乐子跟着劝了一路也是无用。到了晞月跟前，永璜才发觉了赶紧请安。晞月喜滋滋地去拉他的手，便要带他去咸福宫用点心，吃他最爱的奶黄饽饽。

永璜立刻明白是为了何事，便守着规矩，说要回延禧宫去。晞月哪里肯，便道：“嫔妃不会出来了，你还回那儿干吗？来，本宫带你去见皇上，你告诉皇上，从此便跟着本宫了。”

永璜虽然不乐意，脸上却还带着笑：“慧娘娘别急，皇阿玛若有旨意，自会告诉儿臣的。儿臣自己去求可成什么了。”

晞月禁不住快意地笑：“嫔妃胡言乱语令皇上蒙羞，你何必跟着她？跟着本宫，本宫自然疼你。”

晞月的语气是慈爱的，那眼神也是渴盼的。永璜虽然年幼，但早失生母，最会察言观色，如何看不出晞月的疼爱是有目的的。

永璜思量片刻，恭恭敬敬道：“儿臣谢慧娘娘疼爱。至于母亲是否有罪，皇阿玛自有发落。儿臣不敢不孝，认为母亲有罪。”

他举眸望去，双眼纯真而明亮，那拒绝是分明的，没有任何掩饰。晞月当即便生了怒色。

莱心忙劝：“大阿哥，贵妃娘娘疼您，您可别不识好歹。”

永璜告了不是，忙着告退了。回到延禧宫，永璜一口气把这事儿说了，倒把如懿听笑了。永璜见她笑，越发不解。如懿也不多解释，只以素手拨动泠泠琴弦，弹起了《湘夫人》。

永璜听如懿吟过，也跟着琴音朗声背诵：“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他背着背着停下不解，“母亲，为何湘夫人思念湘君，却不能言说？”

如懿无言，只有琴声悠悠。

启祥宫中，玉妍千娇百媚，广袖轻拂，悠扬弹起伽倻琴。

皇帝长身玉立，倚在窗下，明月清风映照，轻声吟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玉妍明丽的面容在曳曳烛火下璀璨夺目，她停下琴，带着不解的微笑：“皇上念什么，臣妾不懂。”

皇帝知道她对中土诗文知之不多，更遑论是屈原的《湘夫人》。他温言解说：“这是说湘君在水中的绿洲采来杜若，要将它送给远方的恋人湘夫人。只是欢乐的时光难以轻易得到，姑且欢乐自在与共。”

玉妍放下琴，轻盈起身，挽住皇帝手臂倚在他胸前，涂着艳红蔻丹的手指若有似无地拨着皇帝颌下的衣扣，浓情蜜意道：“臣妾与皇上在一起，便是欢乐自在。”

皇帝信手捏捏她的下巴，笑一笑：“朕看见你的面容，便可忘却烦忧。”

真的，宫中若论姿色，玉妍当之无愧是最美的。世人都道美人少，其实美人不少，但多的是木头美人，空有一张脸，失了韵味，也是无趣。北族多丽人，虽然常有佳丽进奉，但若玉妍这般既有风姿又有韵味的美人却是难得，更妙的是，她总是知情识趣。然而这样就够了么？心意相通，才能彼此解忧吧。

见皇帝并无多少兴致，玉妍很快收敛了媚态，只是絮絮说着晞月拦住了永璜想要带走，又说起母族北族老王爷年迈，遇事无措。如今是世子协理族中事务，所以奉上国格外尽心。皇帝也知这两年北族岁贡勤谨，已知悔改，对玉妍更是和颜悦色，又赞了北族世子几句。

如此闲话几句，宫人们也进来伺候着预备晚膳了。

晚膳才过，皇后打发莲心回去歇息，自然是要她回去伺候“夫君”的意思。莲心在长春宫伺候了一天出来，累得腰酸背痛，一边走一边轻轻捶着，又想着法子，最好能避开了王钦。或者王钦就如前些日子一般在慎刑司忙个没日没夜，她才能不那么害怕。正想着，王钦哼着小曲得意扬扬地走过来，莲心与他迎面撞上，赶紧低下头避到一边。王钦伸出手一拦，满脸的肉随着笑都皱巴起来了。“躲什么呀？上哪儿了？”

莲心忍耐着，靠在红墙底下，尽量避着与他对视，将这一日的差事拣要紧的说了。王钦见她温顺，便更高兴：“最近我忙着替皇上追查流言，顾不得你。等忙完了这一茬，便好好疼你。”

莲心又羞又气又恨，恨不得立时死了才好，口中推诿道：“青天白日的，你别胡来！”

王钦张着嘴凑过来低笑：“胡来什么？啊？嫔妃我也扳得倒，别说你了！”

莲心听得不对，眼珠一转，勉强转过脸来，嗔道：“你也是给皇上当差，皇上怜惜嫔妃，你怎么扳倒？别胡吹了。”

莲心原是素脸儿，偶尔带着点喜色更美。王钦从未见过莲心这般嗔样，不觉半身都酥倒了：“做奴才的哪能只有一个主子，慧小主一样疼我。对了，李玉那小子和我换了轮值，今儿晚上我不用当差，你等着我回来！把药也给

我备好！”

莲心听得一个“药”字，一颗心沉沉跳了几下，许多可怕的记忆像碎片似的炸了出来。她恐惧道：“你从哪里找来那些丸药？我看也没什么用，你可别再吃了。”

王钦嘻嘻地笑：“怕我了？一颗两颗没用，我加倍吃就得了，看有没有用？就是每回吃着像喝醉酒似的，脑子发昏，也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

莲心忙推他远些：“你敢！我今儿去延禧宫有差事，一定不回来。延禧宫有嫔妃在禁足，我看你也不敢去。”

王钦仗着在御前伺候，骄横惯了，哪里受得了她这般激，立刻虎着脸低喝：“我自会去找你。”

莲心用力推开他，紧赶几步跑远了。王钦望着她窈窕的背影，得意地哼起了小曲儿：“小寡妇今年二八……”

莲心跑到转角处，回头看了两眼，像是想定了什么，立刻转身，往养心殿方向跑去。

夜是深沉了。天际那么高远，黑沉沉地悬张着，月儿不知躲在了何处，星子也是模糊而寥寥的几点。王钦不敢打灯笼，沿着墙根儿摸出来。他像是喝醉了，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冲了上来。起初，只是低低地呼唤：“莲心，莲心……”眼看许久没有回应，他躁起来，扯了扯领口，宽了腰带，声音也大了些：“莲心，看我不扒了你的……皮！嘻嘻，嫩肉细皮……”

莲心穿着暗蓝色的衣裙，在暗夜里并不明显。她闪身出来，试探着问：“找我么？”

王钦看出她略略打扮过，发间多了几枚银珠和一对绢花，抹了唇脂，越发显得眉清目秀。王钦心头一阵热，伸手去拉她的手腕：“你果然在这儿。今儿打扮得真俏，像贵妃似的。”

莲心伸出五指在他眼前晃了晃，看王钦神志模糊，便笑：“我就是贵妃，可不是莲心，莲心有什么好的。你只听我的是不是？”

王钦有些怕：“您别吓唬奴才了，您要奴才怎么嫔妃，奴才都听您的。”

莲心咯咯一笑，轻俏跳开。王钦追上去，莲心一躲，闪在了昭华门后，王钦急了眼，晕乎乎地辨不清方向，跌跌撞撞着穿过昭华门，到了延禧宫外，向着眼前的美人追去。

晞月微含嘲讽笑意，被宫人簇拥立着，越发显得风姿绰约，弱不胜衣。

来延禧宫，总是有些收获的。譬如痛快，譬如把柄。所以，她喜欢来。就如小福子告诉她的，就是那人宣扬了鬼胎之事，才被她拿住了把柄。

如懿趴在架子上，慢慢描画着一朵海棠花的图样。海兰画了几笔桃花，终于耐不住性子丢下了笔。如懿看着自己画的海棠花很是欢喜：“瞧瞧我这朵海棠花画得如何？”海兰看了几眼，那海棠红是红绿是绿，颜色分明，当真是花比人好，不似人活得冤屈憋闷，一团混沌。海兰便怨：“画得再好又如何？不见天日的花朵，都是死的。”

如懿奇道：“何来那么多抱怨？你大可自由出入。”

“我就是为姐姐抱怨。当日见过玫贵人孩子的只有几人，但姐姐以为，除此之外，再无旁人散布流言了？”

“要做一件事，总要有利可图。你猜会是谁？”

海兰看着绣架上缠绕一团的丝线，烦恼道：“我猜不到，我只不喜欢贵妃总在延禧宫外头幸灾乐祸。”

如懿微微一笑，丝毫不以为意。二人寂静里相对，听着窗外风声簌簌，远远有笑语声传来，海兰叹道：“延禧宫被禁足，永和宫人去楼空，只有景阳宫恩宠不断。风送宫嫔笑语和，大约只有咱们这里这样静，才能听得清楚吧。”

如懿淡淡一笑，手中千丝万缕穿梭不断：“蕊心，这些丝线都是煮过染上香气的，你明儿拿到太阳底下去晒过，务必要翻晒多次，等太阳落山后再拿进来煮，得煮好多次，我才能绣出带着香气的《百花春意图》呢。”

蕊心答应着，又上来添了几支蜡烛，正静静相对，忽然外头喧哗声大起，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宫人的呵斥声和太监含混的话语。

海兰立时警觉起来：“姐姐，你听什么声音？”

蕊心侧耳细听片刻，忽而一笑：“仿佛是贵妃的声音。”

海兰怔了怔，立时站起身来，却又不知该不该去看看。

如懿淡淡笑道：“海兰，你去外头看看，若是慧贵妃在咱们宫门前出了什么事，可就不好了。”

海兰连忙出去，吩咐守门的侍卫开了大门。如懿披上蕊心送来的素色缠枝花灰鼠大氅，紧随在后。守在门前的侍卫看她出来，忙挡住了道：“嫔妃娘娘，您不能出延禧宫的大门。”

如懿含笑：“放心！本宫只在这儿看着，绝不跨出这扇宫门半步。”

那些侍卫显是松了口气，躬身站到一旁。外头纷乱异常，有宫人侍卫的脚步声匆匆过来，显然是被方才的声响惊动了。数十盏宫灯将夜来的延禧宫门前照得煌煌如白日，晞月被宫女们簇拥着围在中间，一张莲瓣似的娇美面孔惊怒交加，失了往日的姣好颜色，显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太监侍卫们七手八脚地押着一个服制鲜艳的太监，将他整个脸按在了尘土之中。

晞月鬓发凌乱，云髻松散，几支白玉南红如意珠钗斜斜地坠在耳边，一副将堕未堕的样子。她的厉声呵斥底下有着难掩的震怒与惊恐，喝道：“将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立刻拖到皇上跟前去，给本宫交代个清楚！”

如懿悄声问守门的侍卫道：“这样乱糟糟的，究竟出了什么事？”

侍卫道：“回嫔妃娘娘，那人是王钦王公公，也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怎么，方才贵妃带着宫人经过，他便发了狂似的冲上来，言行莽撞，惊扰了贵妃娘娘。”

海兰奇道：“好好的，王钦怎会冒犯贵妃呢？”

侍卫道：“奴才们奉命看守延禧宫，不能走开一步，所以只能干看着。不过王公公确是跟疯魔了似的，看见贵妃娘娘就扑了上去。”

这时，如懿见慧贵妃那边稍稍缓过神，便朗声道：“贵妃安。”

海兰见如懿行礼，忙也跟着行礼。

晞月一手护住胸口，一壁恨恨道：“是你？你怎么出来了？”

如懿含笑道：“我可没有出来。只是听得外头喧哗，不意是贵妃在此，所以特意过来一看，贵妃没事吧？”

晞月恼恨道：“本宫有事无事，不必你来关心。”

如懿含着谦恭的笑意，柔声道：“此事出在延禧宫门前，我才出来看一眼。否则事不关己，我何必费心。”

晞月气得发怔，露出森森笑意：“好！好！居然来看本宫这个热闹！本宫也很想知道，王钦突然在延禧宫外冒犯本宫，是不是有人指使！皇上呢？皇上啊！臣妾被人羞辱，可不能活了。”

二人正僵持着，却见不远处明黄一色御辇迤迳而来，双喜忙请了安上前道：“回禀贵妃，皇上正在景阳宫中，奴才已经请了皇上过来了。”

御辇尚未停稳，晞月已满面是泪扑了上去，伏倒在地道：“皇上，皇上，您要为臣妾做主。臣妾自侍奉皇上左右，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皇上！”

皇帝的御辇堪堪停稳，见她这个样子，又是怜惜又是着急，便道：“李玉，还不快扶贵妃起来。”

晞月犹自啼哭不已，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皇帝微微蹙眉道：“好了。那么多人在，你哭哭啼啼成什么样子。有话好好说便是。”

如懿领着海兰向皇帝请了安，便道：“皇上万安。皇上，贵妃娘娘伤怀，王钦现在还满嘴胡话。依臣妾看，不管何事都不宜外扬，不如先拿水泼醒了王钦，再好好问话吧。”

皇帝有几日未见如懿了，此时见她披了一件素色大氅，盈盈站在风中，仿佛不盈一握的样子，口中倒是纹丝不错，句句入理，不由得关切道：“王钦没惊着你吧？”

如懿盈盈道：“臣妾无事，多谢皇上关怀。事出突然，为免张扬，皇上和贵妃若想问什么，不如先移驾延禧宫中。臣妾屏退众人，慢慢处置便是。”

皇帝见王钦被人按在地上，还在胡乱挣扎，口中哼唧作声，犹在喊着：“放开我！谁敢拦我！不知死活的东西！连大总管也不认识！莲心！莲心！”

皇帝厌恶不已，使了个眼色，让李玉扇了王钦两个耳光，才携了如懿的

手道：“那朕就借你的延禧宫一用。”

如懿答了“是”，侧身让了皇帝与慧贵妃进内，蕊心与阿箬、三宝忙不迭地收拾干净了，又奉上茶水。

皇帝在正殿坐了，轻嗅几下道：“如今还在冬月里，怎么你殿中有一股子花草清馨，闻着倒很舒坦。”

如懿淡淡笑道：“臣妾闲来无事，所以配了些花草汁子，让皇上见笑了。”

皇帝颇为意外，扬了扬眉道：“自请禁足，你心思倒还娴雅。”

如懿笑意清浅：“皇上会还臣妾一个清白，臣妾只需安心等候便是，心思自然不能不娴雅。”

皇帝的目光清澈如许，深深看了她一眼道：“你在朕身边，一同听一听。”

如懿含笑谢过，吩咐三宝道：“看王钦的样子像是喝醉了，你拿冰水泼醒了他，立刻带进来回话吧。”

因事出突然，晞月又被惊扰而哭泣，皇帝也不欲多留人在殿中，只许晞月随身的侍女茉心、自己的贴身太监李玉在内伺候着。

晞月泪如雨下，呜呜咽咽地不肯再多说一个字。皇帝便道：“你一见朕便说受了天大的羞辱，如今又不肯说话。叫朕怎么帮你？”

见晞月只是垂泪不已，茉心忍不住膝行上前道：“方才小主经过延禧宫，想着娴妃娘娘禁足，心下不忍，所以到宫门前看看，也当尽了姐妹之情。谁知王钦从昭华门赶了过来，没头没脑地就往小主身上扑，嘴里还说着不干不净的话。”

晞月伸出衣袖泣道：“王钦简直疯魔了，一上来就拉扯臣妾衣裳。皇上看臣妾袖口都被他扯破了。”

如懿诧异道：“王钦今日不当值么？怎么从昭华门过来？”

李玉忙躬身道：“回娴妃娘娘，今夜是王公公特意和奴才换了当值，所以他一早便回去歇息了。”

正说着，三宝和小福子拖了半醒半醉的王钦进来。王钦身上全湿透了，显然是被泼了一身冰水，看着比刚才清醒了许多，一张脸却是涨成了猪肝色。

如懿疑惑道：“王钦素来对贵妃礼敬有加，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皇帝厌弃地看了一眼道：“看他这个样子，像是灌饱了黄汤发酒疯了！”

李玉忙凑上前闻了闻道：“皇上，这气味不像是酒味儿，倒是甜甜的异香。”

王钦挣扎着起身，刚向皇帝磕了个头，转脸看见茉心跪在自己身边不远处，嘴角不由得淌下一丝晶亮的涎水，歪着身子向茉心扑去，伸手就要摸她的脸。

茉心大惊失色，也顾不得规矩，一下缩到了晞月身后，拼命尖叫道：“小主救奴婢，小主救救奴婢！”

皇帝忍无可忍，怒喝道：“王钦，你发什么疯！”

皇帝此言一出，李玉一把扯住了王钦，奈何王钦力气颇大，满嘴里哼哼着极力挣扎，看着茉心的眼睛像冒着红色的火焰，贪婪地一寸也不肯挪开。

如懿情急道：“三宝，小福子，快把他拖到廊下按住，不许进来。”

晞月又惊又羞，悲从中来：“皇上，方才王钦那个狗奴才就是这样看着臣妾扑过来，他……他……”

晞月哽咽着说不下去。皇帝的眼中尽是阴郁的怒火，灼灼即可燎原。李玉忙道：“皇上，王公公这样子怕是什么都问不出来了。他今日既不当值，便是在自己屋子里，不如传他屋里的莲心来问一问，或许便知王公公的情形。”

皇帝鼻翼微张，额上的青筋急促地跳动着，极力压抑着怒气道：“你去传莲心，再让进保传太医来，看看那个狗奴才到底发了什么瘵症才这般胆大妄为！”

李玉躬身退下。如懿见晞月的绢子哭湿了，便将自己的解下递与她跟前，道：“贵妃别恼，莲心和王钦所住的庖房就在附近，一会儿便到了。贵妃先擦擦眼泪吧。”

皇帝便在眼前，晞月见如懿一脸的似笑非笑，亦不好发作，只得恨恨接过了绢子撂在一边。

沉默等待的须臾，如懿示意阿箬送上茶水，晞月喝了一口，便皱眉道：“凉丝丝的，什么怪味儿？”

如懿的笑意温婉而柔和：“是薄荷蜂蜜茶，喝下去宁神静气，舒缓郁结。”